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五回 閱案卷劉墉生疑忌

且說劉大人，自從在熱河蒙皇上龍恩，封為禮部侍郎，外加太子少保、上書房經筵講官、四庫館總裁三銜。因為總河來奏：「自淮至壩，一路水淺，糧船不能行走。」老佛爺聞奏，龍心甚憂。糧乃要務，上養八旗，下養軍民，船不能到，如何是好？乾隆爺就想到劉公身上。立刻召見，旨意命劉公馳驛，自熱河起身，至通州一帶，到淮，巡察河路。忠良領命，帶領陳大勇、王明、朱文跟隨，出大宮門，就有承德府預備驛馬。長隨張祿扶持大人上馬，起驛而行。越過廣仁嶺，逕奔京都一路而來。大人嚴查手下。

這日，來到滄州，早有知州在十里接官亭伺候接大人。劉公知這知縣乃是青縣知縣，代署州印，姓錢，名叫錢碧喜。因為做官胡塗，貪賊，百姓給他送了一個外號，叫「錢串子」。

乃浙江錢塘人氏，捐納出身，滄州署印兩個月。

聞言少敘。見劉大人馬到接官亭，但見一員官，纓帽上戴著金頂，七品補服，搶行跪在亭下，雙手高擎稟呈，說：「卑職青縣知縣，代署滄州州印錢碧喜迎接大人。」頂馬張祿兒說：「起去。」「哦。」知縣答應，站起退閃一旁，讓過劉大人，這才上馬跟在後面。

早有轉牌傳到，說大人滄州歇馬，辦流星差的長隨預備公館，燒燎白煮，滿漢席面，派茶房伺候。公館門外，紮搭轅門，門上掛彩，左右黑鞭子牆上懸掛，門框上貼上紅紙對聯，一聯寫：「位列禮樂國公體」；下聯寫：「官居經講聖賢心」。門洞內懸一燈籠，上寫「一人之下」。門前插一紅旗，上寫「欽命」二字。裡面鋪墊陳設，不用細表。

且說劉大人馬進了滄州城門，剛往前走，只聽後面吵嚷。

忽見一匹帶鞍的馬，忽喇喇跑過去了。大人一見，忙著王明後面去問，原來知縣是雙近視眼，見大人過去，他跟隨在後，馬上慢慢來走，又把眼鏡戴上，他鬧了個磨房的驢——有了眼蒙喇！偏偏的馬打了個前失，表過南方人不善乘馬，襠裡沒勁，只聽咕咚一聲，掉下來了，跌得個帽子滾在馬腿之下，故此那馬也驚了。他的衙役將他扶起，他還說：「跌死哉！跌死哉！」

跌了吾的嘎拾啊了！」衙役們一見，不敢怠慢，又給他戴上帽子，又給他匹馬，他擺手說：「吾不騎那個東西了，吾步下走罷！」言畢，跟在大人之後，邁步而行。王明將此事回明了大人，不必再表。

且不說知縣的話，再表軍民看大人。見忠良，紅頂子緯帽頭上戴，纓子發白帽胎不新。紅青紗褂穿身上，舊藍紗袍年代陳。腰中並無荷包佩，大長的，白布手巾掖在身。

老樣皂靴螺絲轉，白底好不值二百文。騎在馬上腔著個背，偌大羅鍋背在身。軍民一見抵嘴笑，模樣馬上施世論！那知大人天生就，另有宗貴處難云。不說百姓都暗笑，再表清官劉大人。忠良來到橫街口，瞧見公館那轅門，門前掛彩貼紅對，黑鞭四把在左右分。又見那，門柱之上一聯對，上面言詞寫的真，上聯寫：「位在禮樂國公體」；下聯寫：「官居經講聖賢心」。劉大人看罷心不悅，腹內說：「全是阿附有權的臣！那知劉某更不喜，越是耿直稱我心。」想罷馬上開言道：「本堂不在此處存，快些與我尋小廟，供應不用送上門。」總州長隨聞此話，不敢揆遲忙轉身。立刻找著三聖廟，回來打千稱「大人」。忠良聞聽催馬走，三家好漢和長隨都在後跟。霎時來到廟門外，大人下馬往裡行。

劉大人下馬，內廝等下坐騎，將牲口拴在廟外。忠良進廟，則見一層大殿，當中供著三聖之像，兩邊塑著小鬼、判官。有兩間廂房，是客座，又有倒座門房兩間，老道居住，一間小廚房。又見老道跪接。劉大人帶笑說道：「請起來。」老道起來就走，預備茶水。王明把被套送進，放在廟內；又將牲口拉進廟後喂上，不表。

且說老道將臉水送進，復又獻茶。大人淨面吃茶已畢，這天有平西了。表過大人不要供應，辦差的也不來伺候，派四名衙役聽差。大人吩咐朱文買麵打餅，叫預備黃瓜片兒拌粉，多多著蒜，就是一樣兒就是了。朱文照樣辦理，著衙役去買。本廟知道，又孝敬那醬黃瓜一盤，酒一壺。大人舍了二百文錢。

登時齊備。大人用畢，撤去傢伙碗盞，看茶漱口。下人們齊都吃完，下房歇坐。大人眼望張祿，說：「你去把此處州官叫進來。」內廝答應，轉身去到班房，眼望署印的知州，說：「我們大人傳太爺呢。」劉大人的內廝再不高傲，故此是素日劉大人不叫他們倚仗官威，小看屬下。就是典史，也是不敢狂妄。這要是別者的欽差出家，就是四外的遇上手下之人，就好比狼似虎，誰不怕呢？且說州官聞聽，用手將緯帽正了正，跟著長隨往裡面來，進門行庭參之禮。禮罷，旁邊侍立。

知縣旁邊來站立，公座上劉大人驗假真。但見他：紅纓緯帽頭上戴，因他是知縣代署州印，故此金頂頭上存。

外套著，八寶貢紗紅青補褂，內襯著，藍紗袍子穿在身。

方頭官靴登足下，年紀不過有三旬。細白麻子四方臉，稀眉相襯小眼睛。小小鼻子唇不厚，這大人，就知此官心內渾。眼望知縣開言道：「叫聲貴州你聽云：你是科甲是捐納？」知縣說：「卑職捐納吏目出身。原任本是在青縣，於今年，正月受印到州門。」大人聞聽將頭點：「你手中，辦過多少案件雲？」縣官說：「卑職辦過好幾件，現有稿案在衙存。」大人點頭說「正是。」復又問：「滄州地丁多少銀？」知縣說：「共是一萬二千兩，解到布政衙內存。」

賢臣問罷沉吟想，腹內說：「劉某明日到衙門，親自查對他稿案，若有差池我定不容！」

劉大人想：「明日本部堂親身到他衙門，查對一應文卷。」

若有訛弊，本堂拿問，審明奏主，也不負皇上待我的龍恩。」想罷，復又眼望知縣，說：「本堂明日到你的衙門，查對查對一應文卷。明日伺候，貴州請罷。」知縣答應，告辭而去，不表。

此時天有黃昏以後，大人安歇，下人也都睡了。一夜無詞。

次日天明，大人起來，淨面吃茶已畢，吩咐下人不要執事，還是騎馬，用長隨一名。大人廟門上馬，逕奔州衙而來。不多時，到州衙，進門至滴水簷下馬。署印的知縣，迎接大人，下人拉馬。老大人升公位坐下，眼望知縣，說：「你去將稿案拿來，本部堂觀看。」知縣聞聽，不敢怠慢，轉身帶領書吏，立刻將一應之案，全都拿到，放在公案之上，書吏退去，縣官伺候，大人留神觀看。

劉大人仔細將稿看，一件一件細留神；也有那，大案響馬綠林客，偷盜盜狗那些人；也有那，酗酒無故人打死，拳回氣斷命歸陰；也有那，因財就把人來害，圖謀田產到公庭；也有那，因奸謀害親夫主，姦夫淫婦一個心；也有那，圖嫂害兄人倫壞，總不念千朵桃花一樹根；也有那，因為分家爭產業，弟兄吵鬧到衙門；也有那，雞奸幼童該當死，大清國律造得真。殺斷斬絞軍徒罪，一件一件判得清。大人看罷將頭點，腹內付度暗暗云：「知縣做官倒罷了，判斷稿案倒也清。」大人看罷開言道，眼望著，署印的知縣把話云。

劉大人想罷，眼望知縣開言：「貴縣倉庫不用查了，想來再無虧欠。」說畢，將未了兒的一案，拿起一看，原來是大案：死囚一名趙喜，當堂招出窩主一名李國瑞，乃是武舉，就住在滄州城北三里之遙，地名兒叫作李家屯。他父做過湖北武昌衛守備，已故，舉人李國瑞並無兄弟，一妻一妾，膝前有一兒，才交三歲，家中甚是富貴，良田不少，手下有奴僕男女五六個。

皆因被盜拉出，知縣傳到當堂，審問不招，招在監內。他家內妻、妾、一子，還有使用丫環一名，半夜全都被人殺了，業已呈報。縣官驗屍以後，出海捕的文書，訪拿兇手，將舉人定成坐地分贓、窩藏盜寇之罪，現在監內。劉大人看罷，暗暗思想。

大人看罷這一案，腹內沉吟默默云：「這案其中有詭異，定有緣故里邊存。既言他是官宦後，家中不乏廣金銀。」

為什窩藏眾響馬？內中情節未必真。」想畢忠良開言道，眼望知縣把話云：「這案貴縣怎樣問？」知縣聞聽尊「大人：趙喜拉

出李武舉，卑職傳他到衙門。審問先前不招認，次後來，卑職我作一套文：將他舉人來革掉，卑職動刑將他審，把他夾了兩夾棍，他才招承果是真。卑職定罪收監內，誰知他家遇惡人，殺了男女人四口，次日報到我衙門。

卑職派人去海捕，而今無獲果是真。」知縣正然說話講，忽聽門外喊「救人」。知縣聞聽心害怕，登時之間嚇冒魂！